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二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正直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孤廬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後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已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邇其學問之源流與夫

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
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弇山劉先生籍谿胡
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
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
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
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砥他從游之士爲
最久而所造爲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
王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
用工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
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

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誓微慮遠汲汲於
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
亡有焉故德秀以爲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
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
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
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
銘爲哉皇曰古者有誅有銘銘不可以誅廢也
君其勿詞廼即陳公之狀剝取其要而書之公
諱燭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有諱詭者遭五季之
亂自光州固始遷爲遂爲建陽后山人十世至

銀青府君以累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
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
簿丹調饒州錄事參軍於郡政裨贊最力同僚
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無所得
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其
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爲長者調蓮城令邑
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
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爲錢幾千緡樽節他費
尤多繇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
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爲

翕然知鄉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清靜平易
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貴
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
安業帥守諸臺聯章論薦袂滿至都時朝多君
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
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
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
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蓋指韓侂冑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難

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
學宮練軍實饗戶舟船有禁爲亟除之且罷兩
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後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
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忠
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
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
之然真是僞學侂冑誅自強逐遂以公提舉廣
東常平茶鹽事既至首覈諸郡儲侍之實復白
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

緩急監司積弊久逋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
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前所負十五
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
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
自爲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
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
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於朝廷則朝
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

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

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害特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爲終非文計獨上言救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

裁削爲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
爲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
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
添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爲
收椿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祭對又取
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
尚出內帑金銀收之爲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
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
楮幣日輕爲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持
論獨如此識者以爲不可易轉對言陛下即位

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聖躬
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
乎邇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
蒙收召復望清光而淵默無言猶昔陛下臨朝
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
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
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
旣又言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
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
願詔大臣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

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勾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薦唯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賈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營其故乃本司吏肯受賂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杭嚴水災朝廷獨閣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卹

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耀之擾
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因蠲除之召爲國子
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已爲先母顓意
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
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
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
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
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
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
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

系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
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
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
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
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
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
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墜望其旣仕之後
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
名以僞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
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

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放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
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
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
身之要謹錄以進請放下兩學爲諸生齋規與
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學規正其不
修之罪授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
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
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
初公在廣東嘗寓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
王丹相日語呂郎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再

來蓋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
賢令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
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今文公徃矣然其所
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取其
所著中庸大學論孟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
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其說
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餽於胄監
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
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